

# 三世奇象

(上)

萧玉寒 著

岳麓书社



# 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上

岳麓社

# 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中

岳麓社

# 三世奇缘

台湾 萧玉寒著

下

岳麓书社

责任编辑 曾果伟

赖布衣传奇  
三世奇缘

(台湾) 萧玉寒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 湖南省文华印刷厂印刷

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张:20 印数1—30000(套)

ISBN 7-5372-1280-5

(上、中、下)12.80元

新登字 007号

(如有印装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# 观灯妙点家变因 临崖巧布活龙阵

崔宝华犹如拾到金元宝似的把赖布衣领回崔府。

返到家中，崔宝华又特地着三位夫人出来与赖布衣相见。

然后摆出酒宴来，恭请赖布衣坐了首席。

这一顿直吃到月色西斜，各人尚意犹未尽。赖布衣脸上也有了酒意，他见崔宝华的三位夫人已避席离去，便微笑道：“崔老板三位夫人想必终日口角不息么？”

崔宝华一拍大腿叹道：“果然如此！赖大侠果然眼力惊人，在下为此已心烦极矣！但不知赖大侠如何一眼便瞧破了这点？”

赖布衣微微一笑道：“崔老板府上满屋皆深红，墙壁如是，家俱亦如是，且明灯特多，红乃属火，灯亦火，因此府上火气充盈，阳刚之人处之倒不觉什么，但阴属之人，处之则成水火之势，水火势难容也，着落在三位夫人身上，便终日口角争斗不止矣！”

崔宝华一听，怔了半晌，心道：“难道居屋的颜色陈设亦有这般深奥玄机么？”他心下虽有点疑惑，但也暗自决定宁信其有，不信其无。当下计算停当，也不表示什么。

这一顿各人开怀畅饮，直到三更时分，方各自回房歇息。

第二天一早，崔宝华趁赖布衣等人出街上游玩，马上着人把府上的深红色陈设装饰全改成了与红相反的蓝色，连摆设的明灯也搬掉了三分之二。

赖布衣傍晚返崔府，眼见崔府已焕然一新，心中暗自微笑，但见崔宝华不说什么，他也就默不作声，乍作不见。

过了数天，崔宝华趁三位夫人不在，悄悄的把赖布衣引到一边，打拱作揖的谢道：“多谢赖先生指点！多谢赖先生指点！赖先生轻轻一言，便把在下多年来的隐患扫掉矣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怎的了？”

崔宝华喜兹兹的道：“在下自听了赖先生偶然一语，便把家中的装饰、陈设改变了。这一改呵，可就把三位贱内的火气化掉了！她三个不但数日和睦相处，还破天荒的互谅互敬！大夫人病了，二夫人和三夫人竟主动请纓，去替大夫人请医延药，还把药亲自捧到大夫人床前！大夫人感动极了，三人抱头痛哭，发誓日后决计以姐妹相处，决计不再向对方发一句恶言！……天！这一下子变得这般亲密和睦，连在下亦以为是身处梦中哩！”

崔宝华说着，又连连的抚掌，高兴得不知所以。

赖布衣亦替他高兴，心道：“这崔老板果真是一位妙人儿！”

崔宝华忽然又悄声道：“这一变呵，在下的子嗣，是否便有希望矣？”

赖布衣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早哩！早哩！子嗣一事非同小可，岂有这般轻易？日前之举，不过是吾道中的雕虫小技而矣！”

崔宝华满脸希冀道：“然则如何处之，但凭赖先生吩咐，在下无不依从！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此事却急不得，子嗣关乎一族之血脉，与崔家祖坟墓穴风水有莫大关连，若非实地查堪，赖某亦不敢轻下决断。近日崔哥儿气息已渐平和，该是赖某替他筹划之时矣，正好趁机一道了却崔老板的心愿。明日一早，赖某便上你家祖穴实地一察，如何？”

崔宝华一听，那里还有二话？忙捣蒜似的点头答应了。

赖布衣又忽然想起什么，道：“崔哥儿赖某另有安排，不知崔老板肯否相助一臂之力？”

崔宝华大笑道：“赖先生客气了！但凭赖先生提点之事，便已值千金，因在下知赖先生并非求财之人，因此不便与赖先生计较言酬罢了！但赖先生吩咐，崔某莫不遵从！”

赖布衣眼见崔老板如此豪气，很感欢喜。

第二天一早，赖布衣把崔自珍喊到面前，询问的嘱咐他务必不要灰心，继续寻找双亲的遗骸，又把一包银两交给他，以作路费，末了道：“你此行但寻到双亲遗骸便返城中与我相见！千万莫怕辛苦，须知先人不安，后人岂会快乐？你须要紧记了！”

崔自珍唯唯答应，他接过银两，噗的跪在地上，向赖布衣叩头道：“赖先生待小子恩义如山，小子无以为报，唯有向你叩头了！”

崔自珍道罢，翻身爬起，依依不舍的走出崔府。

赖布衣眼见崔自珍这般孤苦伶仃模样，怜惜之心大发，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。

崔宝华见状，慨然道：“既赖先生担心这崔哥儿，那便把他留下吧了，反正在下的珠宝店亦缺人手，让他从后生做起，学得一技傍身，日后也不愁两餐也！”

赖布衣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赖某并非故意支走他，实是不得不如此！他日后须接双亲血脉龙气，若不尽孝心，便势难成事。赖某要他千方百计寻找亲骸，其用意乃在于此也！况此子命根属木，近不得金，只宜近水，若有机缘，他日后必定凭水而创一番事业！……此乃日后之事，不说也吧。我等便上崔家祖穴去



来！”

众人出了崔府，一路朝西北而行。一会便出了城，又向西北走了二、三十里。

忽然听到前面已传来水流声，赖布衣放眼一瞧，但见前面双崖雄峙，一水中流，甚有气势。

赖布衣点头道：“山水交汇，龙气郁郁，可惜杀伐之气太重，若在此地筑坟，富则富矣，但必绝子嗣！”

崔宝华一听，顿时目瞪口呆道：“在下祖墓，正位于对峙双崖之左面！……这！这！这岂非子嗣无望么？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此时不宜遂下判断，待上崖顶一察，便知端详矣！”

崔宝华这时那敢怠慢？当下引领赖布衣等攀爬而上，几经辛苦，才攀上几十丈高的崖顶，果然甚有气势！

但见崖如壁立，左右对峙，中夹一水；双崖如门，中流似刀；门窄刀锐，水流湍急，浪击石崖，浪花如雪。

李二牛乍临此景，心胸一宽，顿感精神一振。

司马福似被眼前景像震慑，半晌没有发话。

赖布衣却暗暗皱眉，显然已胸有成竹。

崔宝华把赖布衣领到崖顶靠平台的一处墓穴前，脸露迷惑道：“便是此穴矣！当日先父去世，在下便延聘广府有名的神算子先生堪点墓地，他千辛万苦，方才寻得此处穴地，神算子当日断言，崔家得此穴地，日后必发为巨富！……但岂料却是绝嗣之穴！”

赖布衣沉吟不语，司马福却笑道：“然则崔老板自得此穴，便没得一点好处么？例如生意日益兴隆之类。”

崔宝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得此穴时，店中生

意已甚兴隆矣！得此穴后，生意上也没多大发展，几年来平稳度日，也没见什么好处，倒是店中伙计与人客争吵日多，有时甚至闹上官府，若非在下在广府还有几分脸面，早就惹上官非灾祸矣！是以在下日渐为此心烦，甚觉焦躁！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如此说，这神算子该打屁股矣！崔老板未得此穴，已是大富，他夸口此乃大富之穴，不外是信口开河，趁火打劫！”

崔宝华作声不得，只摇头叹气。

赖布衣却忽然接口道：“司马兄差矣！这位神算子并没存心欺骗，此穴果然是可发大富之穴！可惜他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因此把好好一座龙穴糟塌了！未见其利，先见其害，吾道根基浅薄者害人不菲，即此谓也！”

崔宝华又惊又奇道：“当真这般厉害么？”

赖布衣微微一笑，忽然兴致大发，便对司马福、李二牛道：“你二人权当护法如何？”

李二牛点头答应，司马福却惊道：“老不死根基尚浅，每次权充护法，皆凶险百出，几乎拖累赖兄你，此事可免则免也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此时不同彼时，今次不外是牛刀小试，无伤大雅之举。司马兄只静静立于崔老板身旁，屏息静气便可矣！赖某保你不但无事，且可一睹活现龙脉之奇趣！”

司马福无奈道：“既赖兄这般说，老夫便勉为其难便了！”

赖布衣一笑，对崔宝华道：“崔老板欲知祖穴之根基来龙去脉，便请于墓前跪下便了！”

崔宝华心中又惊又喜，惊者此人竟可把潜而不见的龙脉活现，莫非此人真乃活神仙不成？喜者若真有此技，自己能与这神通广大的活神仙攀交，也不知是几生修来的福气！

崔定华当下答应一声，就在自己的祖坟前跪下了。

赖布衣又道：“崔老板请把眼睛闭上了！”

崔宝华闻声，果然把眼睛闭了起来。赖布衣又着李二牛、司马福二人分站崔宝华左右，屏神静气，替崔宝华护法。

赖布衣见诸事停当，便拾起石头，在崔家祖坟上面摆成一个犁头形，犁头恰恰指向双崖夹峙，浪急飞流之处。

赖布衣然后向坟上犁头一指，轻喝道：“相辅相承、相生相克！犁头指处，潜龙活现！……去！”

赖布衣话音刚落，犁头突然射出一道蓝线，闪闪有光，直向下面的飞流急瀑中射去。突然，打急湍飞流中溅起一道如箭般浪花，直射向石形犁头的崔家祖坟上来！

就在此时，跪在坟前的崔宝华神色突变。他本就双眼紧闭，这下更有如堕入梦中，脸上忽红忽青忽白忽黑，浑身摇晃，似乎遭遇到甚么猛烈事故般模样！

司马福眼见崔老板这般模样，暗自心惊道：“若这般样子呵！必是遭逢甚么天大不测之凶兆！这姓崔的抵受得住犹自可，抵受不住便连护法之人也难逃其祸！”

但偷眼瞧赖布衣，却依然一副神定气闲模样，司马福心中又添多了一点疑惑，暗道：“我这赖兄到底弄甚玄虚？”

好一会，崔宝华才霍的睁大双眼，惊慌失措的大叫道：“这般惨烈！……吓煞人也！”

司马福奇道：“崔老板呵崔老板，你到底闭着双眼碰见什么？”

崔宝华心有余悸道：“……我正跪在坟前，突然在那山崖下面，冲起一团黑气，直向崖顶扑来，其状犹如一位黑面天将，面目狰狞，手执大刀，在我面前狂舞！那刀光剑气，刺人心魄，

令人不寒而栗、心胆俱裂！……”

司马福惊道：“真有如此怪事？却是怎的了？”

崔宝华尚恍惚迷惑，赖布衣已然点头微笑道：“崔老板并非虚言，他所见乃潜龙活现之像也！刀光剑气，亦即杀伐之气，杀伐之气乃来自崖下之急浪湍流。双崖陡而险峻，双崖犹如石门，尽闭急浪湍流所生杀伐之气，无处宣泄，于谷底澎湃冲撞，直透崖上坟穴，崔家血脉受此感染，如何抵受得住？是故万千子孙根亦被杀伐殆尽矣！崔家焉得不断子绝嗣？”

崔宝华早就听得目瞪口呆，作声不得。司马福却又道：“此穴既如此凶险，赖兄又怎说此乃大富之穴？”

赖布衣道：“杀伐之气乃属阳刚，阳刚太烈，于子嗣一脉最为不利；但阳刚却可催发财气，再者水乃财源，如此充溢水流之地，承纳之人，若然处置得当，自然可发大富！但可惜此穴委实凶险非常，稍一不慎，便未见其利，先见其害，是故非得万事配合方有所成。崔家本可生意发旺，但可惜店铺金龙横跨，阳刚之气本就甚重，与崔家龙脉杀伐之气相冲相撞，少则终日官非不断，重则横生灾劫，财源散尽！此乃崔家日渐凶险之根源也！”

赖布衣兴之所致，妙施神技，侃侃而谈。司马福、李二牛与赖布衣一道久历沧桑，倒也不觉什么，但崔宝华乍聆此真知卓识、神乎其技，早已心旌摇晃，拜服得五体投地！

好一会，崔宝华才恍然大悟般道：“赖先生真天人也！……在下立即着人移葬他处，以免祸害无穷也！”

赖布衣微笑道：“这又不然！崔家先人，已与此脉连成一体，若妄加移动，有如肢解先人，先人痛楚，后人灾祸立至！因此千万不可妄动！”

崔宝华一听，惊得面色发白道：“然则便没法解救么？赖先生千万救在下一把！”

赖布衣点头道：“赖某适逢其会，既已点破根由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！崔家气运，其实只须略加改动，便足可从此畅旺矣！此地龙脉虽然凶险，但若施反煞之法，便可破之！……”

崔宝华忙：“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赖布衣微微一笑道：“此地杀伐之气太重，可于坟前坟后广植绿树，待绿树成荫之日，便是化解杀伐之时矣！崔府宅居已然阴阳和谐，也就无须改动，只是崔家宝华店铺，不宜金龙横跨，须改挂绿色横匾，以中和店内久潜之过烈阳气。崔老板只须依法施为，赖某保你从此家运畅和！”

崔宝华一听，直喜得如痴如醉般的点头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在下誓必如法施为！……崔家气运若有畅顺之日，皆赖先生所赠也！……”

正当崔宝华喜极而拼命表示谢意时，却忽然突生奇景！

只见对面崖后几十里远处，突然冲起一团红光，在半空中翻动盘旋，犹如一颗红珠突嵌苍穹，然后忽地向下沉降，如此反复数次，才突然一沉而失其踪！

赖布衣一见，大喜道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误打误撞，却侥幸发现其踪！”说着不禁手舞足蹈。

崔宝华未见过赖布衣这般狂喜之态，不禁大奇道：“赖先生发现了什么宝贝？”

赖布衣喜得直点头道：“是极！是极！果然是宝贝现身也！实不相瞒，赖某今番重入广府，乃为追踪一龙脉而来，但可惜虽然有迹可寻，一时间却难觅其踪。岂料方才赖某一时兴起，催发你家祖坟龙脉，潜龙活现，遂引起龙脉呼应！想必乃其不

甘寂寞，眼见对方如此活跃，它亦要跃跃而动矣！……”

赖布衣说着，拔起脚就走，一面扭头对崔宝华道：“崔老板且先请回去，按吾法施为便了！赖某须得趁这千载难逢之机，寻龙去也！……司马兄！二牛！快走！快走！迟则便难觅其踪矣！”

赖布衣说着，已然走出了十几丈远。司马福、李二牛两人连忙飞奔上前，与赖布衣一道，如飞的走远了。

崔宝华被三人弄得怔了半晌，不知所以。他并不知道寻龙之士，若见了潜龙活现，其狂喜之意，犹如他见了久盼的有子承嗣！

崔宝华摇头叹道：“若不知道他便是赖布衣呵，旁人见了，准以为他是十足的大傻子矣！”

崔宝华无奈，只好先行返城，点派人手，以便立即按赖布衣指点之法施为。他自然有点疑惑，心道：“这赖大侠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他这一去呵，不知是不是会依言回转？”

## 凤凰山上虹珠落 草莽寻宝言确确

赖布衣、司马福、李二牛三人一路急如流星，直向东面赶去。

不觉已赶了大半天路程，渐而道路也崎岖起来。

但见四周山岭耸峙，沿途丘陵起伏。山势虽不甚高，约千尺左右，但山势奇峻，壁陡如削，又多山涧，悬崖峭壁之下，湍急飞流，烟雾腾腾。

渐而又见眼前三峰鼎足峭立，层岚积翠，云气往来，三峰四周，大小数百峰峦环立，形态万千，变幻无穷；山中悬崖怪壑，乱石丛林，迷离洞穴，飞瀑幽泉。

司马福一见，恍然若有所悟道：“赖兄呵赖兄，这一路向东急赶，这不就是东樵罗浮山地域么？”

李二牛笑道：“二牛敢肯定，这便是上界三峰罗浮山矣！旧地重游，那火龙怪兽或许会识得故人光临哩！”

司马福一听，猛地打了个寒噤，那火龙怪兽的恐怖，他时至今日依然心有余悸！他忙道：“赖兄！……这回莫非又上罗浮山么？”

赖布衣一笑道：“司马兄休慌，赖某担保你见不着那火龙怪兽便是！”

司马福犹豫道：“怎的说？”

赖布衣道：“火龙怪兽千年一现，上次现身距今仅数年，若要见它重现呵：除非我等乃大罗金仙不坏身矣！”

司马福一听，亦失笑道：“此兽若真千年方一现，届时我等只怕连骨头也化掉了！只好把这场惨酷大灾难留给后人享用

矣！”

赖布衣一笑道：“况且我等亦非上罗浮，司马兄只管放心！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老夫千不怕万不怕，只怕那恐怖东西，若这宝贝不现身呵，老夫自然放心极了！……但不知赖兄此行何处是终极？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按当时所见红光，必隐于罗浮背后！但潜龙隐若，未到准确判定方位，亦不敢肯定其踪也！”

说话间，已绕过了东樵罗浮上界三峰的侧翼。

三人续向东行，渐渐眼前景物已甚觉陌生。

李二牛道：“此地是甚地方？我等在粤川多时，似乎从未踏入此地。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什么似乎？根本就未踏入！这儿是甚地方，赖兄可知道么？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依地势而论，此地位处粤川之极东，濒临东海边沿，堪舆大势地理图上有标载，此地应是潮州地域矣！”

司马福一听，喜道：“赖先生果然好眼力好学识！此地老夫亦从未到过，但只认得前面的湘子档而矣。人道韩湘子书‘洪水止此’四字石碑于潮州桥畔，想必便是此桥了！但不知韩湘子的书字石碑是否仍在？”

李二牛一听，饶有兴趣的紧走两步，到前面十丈远处的古桥畔查找，一会喜叫道：“赖先生！司马叔！果然有‘洪水止此’四字石碑竖于此处也！”

赖布衣、司马福走过去一瞧，桥畔的石碑已甚残旧，上面却果然刻了四个大字，道：洪水止此。

司马福笑道：“韩湘子落魄之时，在潮州遇上吕洞宾学道，



他得道于潮州，自然要以本身法力阻御洪水，因此便大书洪水止此四字于此。但不知是否真有其事？抑或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谈？”

赖布衣道：“是否真有其事难以考究，但潮州濒临东海之滨，百川归海，再无阻滞，洪水易于宣泄，自然不足为患，因此这洪水止此四字，倒也并非虚妄之言。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潮州地理大势，被赖兄轻轻一语，已尽得精髓矣！但不知潮州的风水气运又将如何？”

赖布衣沉吟道：“初到贵境，岂能遂下判断？但此地既濒临浩瀚东海，境内峰峦交错，乃南龙主干罗沉沉而复起，突昂于东海之滨，既得南龙主干之贵气，复纳浩瀚东海之财气，潮州一地，所出人材，非富既贵，虽略嫌单薄，但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！”

司马福奇道：“既有这般好处，为甚又有略嫌单薄之说？”

赖布衣道：“粤川地域，受南龙主宰，南龙自北千里而来，精华毕发于此，故高峻秀丽，诸地所无，潜龙结穴之地因此络绎不绝也；但可惜南龙有二大缺陷，一在朝山低远，因此拱卫无力；二在山水形势空虚，因而收束无力；是故粤川地域，富贵必无三代！潮州地域乃南龙所属，自然难免受其所制也！”

司马福笑道：“匆匆人生，若能富贵一代已是万幸，若富贵两代已是奢求，更遑论三代富贵么？”

赖布衣喜道：“司马兄此言深合吾道之要旨也！”

李二牛道：“这老儿光景是信口开河了吧了！”

司马福哈哈一笑道：“失礼！失礼！老夫若然信口开河，亦深合赖兄之道，那老夫不日便可称司马大侠矣！……”

司马福为逗二牛开心，正信口胡吹间，突然停住，屏息静